列女傳/卷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列女傳

◀上一卷

卷之二　賢明傳

下一卷▶

周宣姜后

周宣姜后者，齊侯之女也。賢而有德，事非禮不言，行非禮不動。宣王嘗早臥晏起，后夫人不出房。姜后脫簪珥，待罪於永巷，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：「妾不才，妾之淫心見矣，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，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。夫苟樂色，必好奢窮欲，亂之所興也。原亂之興，從婢子起。敢請婢子之罪。」王曰：「寡人不德，實自生過，非夫人之罪也。」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。早朝晏退，卒成中興之名。君子謂，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。夫禮，后夫人御於君，以燭進。至於君所，滅燭，適房中，脫朝服，衣褻服，然後進御於君。雞鳴，樂師擊鼓以告旦，后夫人鳴佩而去。詩曰：「威儀抑抑，德音秩秩。」又曰：「隰桑有阿，其葉有幽，既見君子，德音孔膠。」夫婦人以色親，以德固。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。

頌曰：嘉茲姜后，厥德孔賢，由禮動作，匡配周宣，引過推讓，宣王悟焉，夙夜崇道，為中興君。

齊桓衛姬

衛姬者，衛侯之女，齊桓公之夫人也。桓公好淫樂，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。桓公用管仲甯戚，行霸道，諸侯皆朝，而衛獨不至。桓公與管仲謀伐衛。罷朝入閨，衛姬望見桓公，脫簪珥，解環佩，下堂再拜，曰：「願請衛之罪。」桓公曰：「吾與衛無故，姬何請耶？」對曰：「妾聞之：人君有三色，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，鐘鼓酒食之色。寂然清靜意氣沉抑者，喪禍之色。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，攻伐之色。今妾望君舉趾高，色厲音揚，意在衛也，是以請也。」桓公許諾。明日臨朝，管仲趨進曰：「君之蒞朝也，恭而氣下，言則徐，無伐國之志，是釋衛也。」桓公曰：「善。」乃立衛姬為夫人，號管仲為仲父。曰：「夫人治內，管仲治外。寡人雖愚，足以立於世矣。」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。詩曰：「展如之人兮，邦之媛也。」

頌曰：齊桓衛姬，忠款誠信，公好淫樂，姬為脩身，望色請罪，桓公加焉，厥使治內，立為夫人。

晉文齊姜

齊姜，齊桓公之宗女，晉文公之夫人也。初文公父獻公，納驪姬，譖殺太子申生。文公號公子重耳，與舅犯奔狄。適齊，齊桓公以宗女妻之，遇之甚善，有馬二十乘，將死於齊，曰：「人生安樂而已，誰知其他。」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，欲行而患之，與從者謀於桑下，蠶妾在焉。妾告姜氏，姜殺之，而言於公子曰：「從者將以子行，聞者吾已除之矣。公子必從，不可以貳，貳無成命。自子去晉，晉無寧歲。天未亡晉，有晉國者，非子而誰，子其勉之！上帝臨子，貳必有咎。」公子曰：「吾不動，必死於此矣。」姜曰：「不可。周詩曰：『莘莘征夫，每懷靡及。』夙夜征行，猶恐無及，況欲懷安，將何及矣！人不求及，其能及乎！亂不長世，公子必有晉。」公子不聽。姜與舅犯謀，醉，載之以行，酒醒，公子以戈逐舅犯曰：「若事有濟則可，無所濟，吾食舅氏之肉豈有饜哉！」遂行，過曹宋鄭楚而入秦。秦穆公乃以兵內之於晉，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，是為文公。迎齊姜以為夫人。遂霸天下，為諸侯盟主。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，能育君子於善。詩曰：「彼美孟姜，可與寤言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齊姜公正，言行不怠，勸勉晉文，反國無疑，公子不聽，姜與犯謀，醉而載之，卒成霸基。

秦穆公姬

穆姬者，秦穆公之夫人，晉獻公之女，太子申生之同母姊，與惠公異母。賢而有義。獻公殺太子申生，逐群公子。惠公號公子夷吾，奔梁。及獻公卒，得因秦立。始即位，穆姬使納群公子曰：「公族者，君之根本。」惠公不用，又背秦賂。晉饑，請粟於秦，秦與之。秦饑，請粟於晉，晉不與。秦遂興兵與晉戰，獲晉君以歸。秦穆公曰：「埽除先人之廟，寡人將以晉君見。」穆姬聞之，乃與太子罃、公子宏，與女簡璧，衰絰履薪以迎。且告穆公曰：「上天降災，使兩君匪以玉帛相見，乃以興戎。婢子娣姒，不能相教，以辱君命。晉君朝以入，婢子夕以死。惟君其圖之。」公懼，乃舍諸靈臺。大夫請以入，公曰：「獲晉君以功歸，今以喪歸，將焉用！遂改館晉君，饋以七牢而遣之。穆姬死，穆姬之弟重耳入秦，秦送之晉，是為晉文公。太子罃思母之恩，而送其舅氏也，作詩曰：「我送舅氏，曰至渭陽，何以贈之？路車乘黃。」君子曰：「慈母生孝子。」詩云：「敬慎威儀，維民之則。」穆姬之謂也。

頌曰：秦穆夫人，晉惠之姊。秦執晉君，夫人流涕，痛不能救，乃將赴死，穆公義之，遂釋其弟。

楚莊樊姬

樊姬，楚莊王之夫人也。莊王即位，好狩獵。樊姬諫不止，乃不食禽獸之肉，王改過，勤於政事。王嘗聽朝罷晏，姬下殿迎曰：「何罷晏也，得無飢倦乎？」王曰：「與賢者語，不知飢倦也。」姬曰：「王之所謂賢者何也？」曰：「虞丘子也。」姬掩口而笑，王曰：「姬之所笑何也？」曰：「虞丘子賢則賢矣，未忠也。」王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對曰：「妾執巾櫛十一年，遣人之鄭衛，求美人進於王。今賢於妾者二人，同列者七人。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哉！妾聞『堂上兼女，所以觀人能也。』妾不能以私蔽公，欲王多見知人能也。今虞丘子相楚十餘年，所薦非子弟，則族昆弟，未聞進賢退不肖，是蔽君而塞賢路。知賢不進，是不忠；不知其賢，是不智也。妾之所笑，不亦可乎！」王悅。明日，王以姬言告虞丘子，丘子避席，不知所對。於是避舍，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，王以為令尹。治楚三年，而莊王以霸。楚史書曰：「莊王之霸，樊姬之力也。」詩曰：「大夫夙退，無使君勞。」其君者，謂女君也。又曰：「溫恭朝夕，執事有恪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樊姬謙讓，靡有嫉妒，薦進美人，與己同處，非刺虞丘，蔽賢之路，楚莊用焉，功業遂伯。

周南之妻

周南之妻者，周南大夫之妻也。大夫受命，平治水土。過時不來，妻恐其懈於王事，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：「國家多難，惟勉強之，無有譴怒，遺父母憂。昔舜耕於歷山，漁於雷澤，陶於河濱。非舜之事，而舜為之者，為養父母也。家貧親老，不擇官而仕。親操井臼，不擇妻而娶。故父母在，當與時小同，無虧大義，不罹患害而已。夫鳳凰不離於蔚羅，麒麟不入於陷穽，蛟龍不及於枯澤。鳥獸之智，猶知避害，而況於人乎！生於亂世，不得道理，而迫於暴虐，不得行義，然而仕者，為父母在故也。乃作詩曰：『魴魚赬尾，王室如毀，雖則如毀，父母孔邇。』蓋不得已也。」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。

頌曰：周大夫妻，夫出治土，維戒無怠，勉為父母，凡事遠周，之在，作詩魴魚，以敕君子。

宋鮑女宗

女宗者，宋鮑蘇之妻也。養姑甚謹。鮑蘇仕衛三年，而娶外妻，女宗養姑愈敬。因往來者請問其夫，賂遺外妻甚厚。女宗姒謂曰：「可以去矣。」女宗曰：「何故？」姒曰：「夫人既有所好，子何留乎？」女宗曰：「婦人一醮不改，夫死不嫁，執麻枲，治絲茧，織紝組紃，以供衣服，以事夫室，澈漠酒醴，羞饋食以事舅姑。以專一為貞，以善從為順。貞順，婦人之至行也。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！若其以淫意為心，而扼夫室之好，吾未知其善也。夫禮，天子十二，諸侯九，卿大夫三，士二。今吾夫誠士也。有二，不亦宜乎！且婦人有七見去。夫無一去義。七去之道，妒正為首。淫僻竊盜，長舌驕侮，無子惡病，皆在其後。吾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，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，將安所用此！」遂不聽，事姑愈謹。宋公聞之，表其閭，號曰女宗。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。詩云：「令儀令色，小心翼翼，故訓是式，威儀是力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宋鮑女宗，好禮知理。夫有外妻，不為變己。稱引婦道，不聽其姒。宋公賢之，表其閭里。

晉趙衰妻

晉趙衰妻者，晉文公之女也。號趙姬。初文公為公子時，與趙衰奔狄。狄人入其二

女叔隗季隗於公子，公以叔隗妻趙衰，生盾。及反國，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。生原、同、屏、括、樓、嬰。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，趙衰辭而不敢。姬曰：「不可。夫得寵而忘舊，舍義。好新而嫚故，無恩。與人勤於險厄，富貴而不顧，無禮。君棄此三者，何以使人！雖妾亦無以侍執巾櫛。詩不云：『乎采葑采菲，無以下體，德音莫違，及爾同死。』與人同寒苦，雖有小過，猶與之同死而不去，況於安新忘舊乎！又曰：『讌爾新婚，不我屑以。』蓋傷之也。君其逆之，無以新廢舊。」趙衰許諾，乃逆叔隗與盾來。姬以盾為賢，請立為嫡子，使三子下之。以叔隗為內婦，姬親下之。及盾為正卿，思趙姬之讓恩，請以姬之中子屏、括為公族大夫。曰：「君，姬氏之愛子也。微君姬氏，則臣狄人也，何以至此！」成公許之。屏、括遂以其族為公族大夫。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讓。詩曰：「溫溫恭人，維德之基。」趙姬之謂也。

頌曰：趙衰姬氏，制行分明，身雖尊貴，不妒偏房，躬事叔隗，子盾為嗣，君子美之，厥行孔備。

陶荅子妻

陶大夫荅子之妻也。荅子治陶三年，名譽不興，家富三倍。其妻數諫不用。居五年，從車百乘歸休。宗人擊牛而賀之，其妻獨抱兒而泣。姑怒曰：「何其不祥也！」婦曰：「夫子能薄而官大，是謂嬰害。無功而家昌，是謂積殃。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，家貧國富，君敬民戴，故福結於子孫，名垂於後世。今夫子不然。貪富務大，不顧後害。妾聞南山有玄豹，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，何也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。故藏而遠害。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，坐而須死耳。今夫子治陶，家富國貧，君不敬，民不戴，敗亡之徵見矣。願與少子俱脫。」姑怒，遂棄之。處期年，荅子之家果以盜誅。唯其母老以免，婦乃與少子歸養姑，終卒天年。君子謂荅子妻能以義易利，雖違禮求去，終以全身復禮，可謂遠識矣。詩曰：「百爾所思，不如我所之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荅子治陶，家富三倍，妻諫不聽，知其不改，獨泣姑怒，送厥母家，荅子逢禍，復歸養姑。

柳下惠妻

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。柳下惠處魯，三黜而不去，憂民救亂。妻曰：「無乃瀆乎！君子有二恥。國無道而貴，恥也；國有道而賤，恥也。今當亂世，三黜而不去，亦近恥

也。」柳下惠曰：「油油之民，將陷於害，吾能已乎！且彼為彼，我為我，彼雖裸裎，安能污我！」油油然與之處，仕於下位。柳下既死，門人將誄之。妻曰：「將誄夫子之德耶，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。」乃誄曰：「夫子之不伐兮，夫子之不竭兮，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，屈柔從俗，不強察兮，蒙恥救民，德彌大兮，雖遇三黜，終不蔽兮，愷悌君子，永能厲兮，嗟乎惜哉，乃下世兮，庶幾遐年，今遂逝兮，嗚呼哀哉，魂神泄兮，夫子之謚，宜為惠兮。」門人從之以為誄，莫能竄一字。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。詩曰：「人知其一，莫知其他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下惠之妻，賢明有文，柳下既死，門人必存，將誄下惠，妻為之辭，陳列其文，莫能易之。

魯黔婁妻

魯黔婁先生之妻也。先生死，曾子與門人往弔之。其妻出戶，曾子弔之。上堂，見先生之尸在牖下，枕墼席稿，縕袍不表，覆以布被，首足不盡斂。覆頭則足見，覆足則頭見。曾子曰：「邪引其被，則斂矣。」妻曰：「邪而有餘，不如正而不足也。先生以不邪之故，能至於此。生時不邪，死而邪之，非先生意也。」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：「嗟乎，先生之終也！何以為謚？」其妻曰：「以康為謚。」曾子曰：「先生在時，食不充虛，衣不蓋形。死則手足不斂，旁無酒肉。生不得其美，死不得其榮，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？」其妻曰：「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，以為國相，辭而不為，是有餘貴也。君嘗賜之粟三十鍾，先生辭而不受，是有餘富也。彼先生者，甘天下之淡味，安天下之卑位。不戚戚於貧賤，不忻忻於富貴。求仁而得仁，求義而得義。其謚為康，不亦宜乎！曾子曰：「唯斯人也而有斯婦。」君子謂黔婁妻為樂貧行道。詩曰：「彼美淑姬，可與寤言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黔婁既死，妻獨主喪，曾子弔焉，布衣褐衾，安賤甘淡，不求豐美，尸不揜蔽，猶謚曰康。

齊相御妻

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。號曰命婦。晏子將出，命婦窺其夫為相御，擁大蓋，策駟馬，意氣洋洋，甚自得也。既歸，其妻曰：「宜矣子之卑且賤也。」夫曰：「何也？」妻曰：「晏子長不滿三尺，身相齊國，名顯諸侯。今者吾從門間觀其志氣，恂恂自下，思念深

矣。今子身長八尺，乃為之僕御耳，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，妾是以去也。」其夫謝曰：「請自改何如？」妻曰：「是懷晏子之智，而加以八尺之長也。夫躬仁義，事明主，其名必揚矣。且吾聞寧榮於義而賤，不虛驕以貴。」於是其夫乃深自責，學道謙遜，常若不足。晏子怪而問其故，具以實對。於是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，升諸景公，以為大夫，顯其妻以為命婦。君子謂命婦知善。故賢人之所以成者，其道博矣，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，妃匹亦居多焉。詩曰：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」言當常嚮為其善也。

頌曰：齊相御妻，匡夫以道，明言驕恭，恂恂自效，夫改易行，學問靡已，晏子升之，列於君子。

楚接輿妻

楚狂接輿之妻也。接輿躬耕以為食，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、車二駟，往聘迎之，曰：「王願請先生治淮南。」接輿笑而不應，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。妻從市來，曰：「先生以而為義，豈將老而遺之哉！門外車跡，何其深也？」接輿曰：「王不知吾不肖也，欲使我治淮南，遣使者持金駟來聘。」其妻曰：「得無許之乎？」接輿曰：「夫富貴者，人之所欲也，子何惡，我許之矣。」妻曰：「義士非禮不動，不為貧而易操，不為賤而改行。妾事先生，躬耕以為食，親績以為衣，食飽衣暖，據義而動，其樂亦自足矣。若受人重祿，乘人堅良，食人肥鮮，而將何以待之！」接輿曰：「吾不許也。」妻曰：「君使不從，非忠也。從之又違，非義也。不如去之。」夫負釜甑，妻戴紝器，變名易姓而遠徙，莫知所之。君子謂接輿妻為樂道而遠害，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，唯至德者能之。詩曰：「肅肅兔罝，椓之丁丁。」言不怠於道也。

頌曰：接輿之妻，亦安貧賤，雖欲進仕，見時暴亂，楚聘接輿，妻請避館，戴紝易姓，終不遭難。

楚老萊妻

楚老萊子之妻也。萊子逃世，耕於蒙山之陽。葭牆蓬室，木床蓍席，衣縕食菽，墾山播種。人或言之楚王曰：「老萊，賢士也。」王欲聘以璧帛，恐不來，楚王駕至老萊之門，老萊方織畚，王曰：「寡人愚陋，獨守宗廟，願先生幸臨之。」老萊子曰：「僕山野之人，不足守政。」王復曰：「守國之孤，願變先生之志。」老萊子曰：「諾。」王去，其妻戴畚萊挾薪樵而來，曰：「何車跡之眾也？」老萊子曰：「楚王欲使吾守國

之政。」妻曰：「許之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妻曰：「妾聞之：可食以酒肉者，可隨以鞭捶。可授以官祿者，可隨以鈇鉞。今先生食人酒肉，授人官祿，為人所制也。能免於患乎！妾不能為人所制，投其畚萊而去。」老萊子曰：「子還，吾為子更慮。」遂行不顧，至江南而止，曰：「鳥獸之解毛，可績而衣之。据其遺粒，足以食也。」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。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，三年成聚。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。詩曰：「衡門之下，可以棲遲，泌之洋洋，可以療饑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老萊與妻，逃世山陽，蓬蒿為室，莞葭為蓋，楚王聘之，老萊將行，妻曰世亂，乃遂逃亡。

楚於陵妻

楚於陵子終之妻也。

楚王聞於陵子終賢，欲以為相，使使者持金百鎰，往聘迎之，於陵子終曰：「僕有箕帚之妾，請入與計之。」即入，謂其妻曰：「楚王欲以我為相，遣使者持金來。今日為相，明日結駟連騎，食方丈於前，可乎？」妻曰：「夫子織屨以為食，非與物無治也。左琴右書，樂亦在其中矣。夫結駟連騎，所安不過容膝。食方丈於前，所甘不過一肉。今以容膝之安、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，其可乎！亂世多害，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。」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。遂相與逃，而為人灌園。君子謂於陵妻為有德行。詩云：「愔愔良人，秩秩德音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於陵處楚，王使聘焉，入與妻謀，懼世亂煩，進往遇害，不若身安，左琴右書，為人灌園。